

川南苗族人类学纪录片视觉内容建构研究

徐珍妮 唐 晋 邓丽君 唐彦劼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创作方法虽是研究纪录片时常用的一种角度,但对于人类学纪录片来说,构建视觉内容价值在实践体系中的地位更显突出,尤其记录少数民族族群生活时,在不了解其语言和生活习惯的情况下,拍摄者更应该掌握如何融入群体的方式,以获取信任。川南苗族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员,却鲜有人关注到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网络上对于川南苗族的资料记载寥寥无几,在纪录片研究方面甚至出现空白,因此本文将基于《苗语》系列纪录片,致力于了解川南苗族地区及苗人当前的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和现代生活,人类学纪录片创作方法介入在影像化呈现中产生的作用,理清影响人们缺乏对川南苗族认知的各种因素,更好地为人类学纪录片和影视人类学的创作、发展服务。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视觉内容;川南苗族;作用

Research on visual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ry of Miao nationality anthropology in south Sichuan

Zhenni Xu Jin Tang Lijun Deng Yanjie Tang

Sichuan Institute of media Sichuan Chengdu 610000

Abstract:Although the creation method is often used to study a documentary Angle, However,for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ies,the status of constructing visual content value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practice system.Especially when recording the life of ethnic minorities,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ir language and living habits,the photographer should master how to integrate into the group to gain trust.Basis of miao nationality as a member of the minority,but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s,the basis of the Internet for few accou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appear even blank in the field of documentary research,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miao"documentary series,is committed to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and miao miao regions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modern life,The interve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y creation methods in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role of 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people's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Miao people in southern Sichuan,better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y and film anthropology.

Keywords:Anthropological documentary;Visual content;Miao nationality in south Sichuan;Role

1 川南苗族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研究现状

人类学纪录片作为影视人类学最直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创作题材和选题上较为多元化,且呈现出不同种族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状态,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我国人类学纪录片而言,人类学者更偏向于记录那些拥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因为这反映着少数民族在整个国家中的社会角色。川南苗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分支,由于自然与历史的特殊性,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宜宾、泸州、乐山等地,人口密度较为稀疏,在文化上表现出一定的地缘特色。现如今,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川南苗族族群生活极少为人所知,有关川南苗族的报道与纪录片也出现空缺,其文化传承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记录当地社会生活的任务

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有关川南苗族的理论研究大多以传统技艺传承研究(《川南苗族芦笙舞及其传承研究》,2021年)、民间故事解读(《川南苗族民间故事中虎故事的文学解读》,2020年)、历史演变(《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2018年》)、宗教传播(《天主教、基督教在川南苗族地区传播述略,1989年》)等方面为主,几乎没有关于川南苗族人类学纪录片的阐述与研究,因此本文将从影视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视觉内容和川南苗族文化的角度出发,以作者参与创作的《苗语》系列纪录片为案例分析,通过对人类学纪录片中川南苗族风俗习惯与精神表达的研究,丰富并完善影视人类学下人类学纪录片在学术领域中的探讨。

2 视觉内容构建特征分析

纵观整个影视行业均知,影片可以实现文本调查不能表现的东西,而文本擅长表达某些抽象观念,两者结合在一起将构成详细的成果研究。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纪录片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徐珍妮(1995.01),女,硕士研究生,四川传媒学院,讲师,人类学研究、戏剧影视学。
注:四川传媒学院校级科研创作项目:研究类青年教师专项项目

的主要方法之一,需要将观察到的事实和信息利用视觉媒体进行范围广泛的跨文化研究。对于川南苗族人类学纪录片在视觉内容上的创作,为创作者与研究者提供实践参考价值,使其了解如何将科学性与真实性更好地集中与结合。

2.1 关注苗寨边缘人群

摄影机具有一种自我审视、自我意识的潜在能力,它所拍摄下来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关注到肉眼所意识不到的地方。四川南部作为全球苗族的聚集地之一,鲜有人知晓此处有苗族人居,而且大众对于川南苗族关注度不高,再加上相关苗寨一般建在村镇山上,地势高且交通不便,一些苗寨寨民始终过着封闭的生活,这群寨民在这片隐秘的角落繁衍生息、自给自足,保留了属于自身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纪录片《苗语》通过长期跟踪拍摄苗寨人们的平常生活,呈现出川南苗人在服饰、建筑、技艺和饮食等方面的表征,如在饮食方面,与汉族人不同,川南苗人大多习惯一日两餐,以淡食为主。由于每个人在苗寨中有着这个民族不同面的特点,我们选取了具有明显稀缺性和边缘性的对象进行观察。例如苗寨长老马明凯,是现今苗寨老一辈人中唯一会苗族医术的人,和传统的苗医不同,马明凯将西医与其结合,在寨子里义务为寨民们看病治疗;苗寨歌王杨思明,擅长教唱苗族古歌与山歌,由于川南苗族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老一辈会唱苗族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辈的苗人唱歌时大部分也是用汉语表达方法,因此杨思明偶尔会教授孩子们温习山歌,引导大家重新拾起逐渐被遗忘的美妙歌声。除了以上两位主角外,此片还记录了能够体现出苗寨特色的人物:苗寨村官马列、苗寨咪彩陶明花等人,充分从各个方面去了解苗寨族群的生活方式,获取有关川南苗人的观察结果和各种信息,为人类学纪录片建构苗族人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2.2 记录苗族传统技艺的流失

一个事象的沿袭、发展,都可通过影像记录进行立体的表达。而视觉内容的捕获能够为影像的最终呈现打下坚实基础。作者在拍摄《苗语》过程中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川南苗族民族符号的攫取,如苗族乐器、苗医和苗族舞蹈等技艺的传承。芦笙作为苗族特有的乐器之一,地位极为重要,在川南地区,人们既吹奏芦笙祭祀先祖,又使用芦笙庆祝喜事。不过随着苗汉互融加深,寨民们习惯以汉语作为日常交流,苗寨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寨子里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因此会吹奏芦笙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技艺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当地政府为了唤起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鼓励苗寨的年轻人学习传统技

艺,芦笙也受到了川南苗人的重视,他们专门组建了芦笙学习班,义务地教授小朋友吹奏方法。其次是苗族医术,苗医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四川南部的苗族,人们常常在生病后上山采集野生苗草药,经过揉脸晾晒或者煎煮之后进行服用痊愈,因此民间常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医术逐渐没落,会这项技艺的人也逐渐减少。因此在《苗语》中,我们用影像记录了珙县苗族的苗医日常,以苗族长老马爷爷为主线,通过把脉诊断、上山采药、下山晒药和制药的过程,让大众了解到川南苗医的诊治方式、制药技术和医药文化等方面,以影像民族志研究增强跨文化表述和阐释能力,为保存濒危的民族志文化起到辅助作用。

2.3 深描川南苗族民俗文化

“深描”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解释人类学方法,即在特定的情境下探求并解释文化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结果向人们阐释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文化研究。在川南人类学纪录片中,深描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俗文化展现,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在婚丧嫁娶方面,从婚姻的形式看,传统的婚俗习惯已逐渐从苗族人的观念中被淡化,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可不履行传统仪式。因此一场古老的苗寨婚礼显得尤为珍贵,在《苗语》系列中,我们记录了这一社会活动即抢婚,按照古代苗族的传统,青年男女通过媒人介绍见面,如互生好感就可挑选吉日,建立家庭。所谓“抢婚”,即抢亲环节,男方邀约几个同辈,到女方寨子等候姑娘出村后,便强行抢到男家,苗族宗教习俗认为,被抢到男家的姑娘便丧失了回娘家的权利。在川南苗族的民俗文化中,婚礼仪式不仅仅涉及到每个环节,还能够表现出川南苗人的服饰、礼仪、姿态、歌舞等方面的特征,在纪录片中,我们就向观众解释了苗族乐器芦笙在传统婚礼中的作用,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重要的思想和价值观,并唤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因此“深描”川南苗族的民俗文化,使作者在田野研究中更加专注地观察、理解和认识当地文化,以当地人的视角向人们传达川南苗族文化象征的意义。

3 视觉内容的建构价值探究

视觉内容的记录与呈现是影视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的目的与要求,它以摄影机或摄像机为工具拍摄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并将人类学信息不断增长和拓展,使得人类文化内容记录和民族志表达能够获得更高的效度,人们的视听感受逐渐加深,影视人类学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3.1 加强视觉文化认同感

视觉认同是建立在审美感受基础之上的,若某一事物在视觉的整体认知程度上进行传播,便能达到大众认同的效果。从影视心理学的角度看,视觉成为最形象、最直接的传播符号,在影视人类学中,人类学纪录片的视觉内容建构能够巩固大众对于影像的认同心理,加强视觉文化的传递,例如由格利高里·考伯特导演的纪录片《尘与雪》,在画面中呈现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爱和信赖,使得观众在观看后不由自主地投射到自己身上,并深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影视带来的视觉认同能够快速地延展感受,并引发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的变化,推进人类对于视觉文化的认同感。在拍摄珙县苗族期间,创作团队致力于捕获最真实的苗寨生活,对于影像的表现力上,我们从建筑、美食、语言、服饰等方面记录了川南苗族的人文风情。影片拍摄完成后,我们将《苗语》系列纪录片在一些平台进行了展映,观众对于这些纪录片的评价也比较高,尤其是在画面的表现力上,如不同人物对于川南苗族民俗文化做出的努力,观众都比较认可影片的内容。所以人类学纪录片如果能够在创作者、参与者和观众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和交流关系,就更能加强影片的真实感,提升大众对于影片的信任。

3.2 拓展与丰富影片的社会角度

在一部纪录片中,摄影记录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它的价值在于从不同的视觉内容获取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从当地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角度去研究被拍摄者的生活规律,而拍摄者正好是通过镜头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摄像机传达当地民俗风情,以纯客观视角抢救原始文化,还原事实资料。例如在记录川南苗族时,创作团队获取了许多不同角度的视觉内容: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苗族服饰等。对于创作者而言,这些视觉内容能够提供真实有效的相关民族志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情况,使得他们可以更全面地开展田野工作;从观众的角度看,他们通过荧幕上所看见的内容获取未曾了解过的知识和文化,更能够从个体认知上升到整个社会角度。视觉内容的丰富程度主要是基于创作者前期田野工作的进展,在田野调查时,创作者应从多个方面去挖掘当地特色文化,包括走访多个社区、考察社会行为、深度访谈、体验实际生活,这些方法是帮助研究者理解实地生活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视觉内容的社会角度向前拓展的基本要求。以川南苗族为例,作者在田野作业期间,曾多次走访四川宜宾、泸州等地,并口头访谈苗族文化研究者,与苗族人同吃同住,并学习苗族歌曲等等,在此基

础之上,作者才能够创作出《苗语·咪彩》纪录片,并从川南苗族青年人的角度,说明他们在面对传统与现实、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彷徨选择。因此创作者采用具有真实和人文特征的影像记录方式,注重在物质与精神内容上的表达,可以为大众呈现出人类行为模式和文化遗产形式,最终赋予纪录片在人类学研究方面取得进步的意义。

3.3 保存并传播川南苗族文化

影视人类学的建立从一开始肩负着记录社会、还原生活和保存文化遗产的重要使命,视觉内容作为影视人类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具备保存与传播文化的责任。如今,随着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被重视程度加深,多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日趋明显,苗族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员,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并不为人熟知。尤其是四川苗族,他们人口稀少,居住地势险要,更少人知晓他们。因此人类学纪录片《苗语》致力于研究川南苗族的苗人行为与现实生活,用摄影手段深入田野调查工作,以不同的影视方法呈现当地的视觉形象。在创作期间,作者深入川南苗族内部,了解他们独有的特色风情,体验当地的民俗民风,与当地同吃同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寨民们十分信任团队人员,并愿意主动配合进行拍摄。因此,我们通过镜头收获了丰富的影像素材,并了解到关于川南苗族的民俗、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使得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向大众提供关于川南苗族的基本信息和文化现象。包括在田野工作进行时,摄制与记录所观察到的视觉内容,可以捕捉到每一段影像发生事件的真实性,为保存川南苗族即将消失和正在变化的民族符号,传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 [2] 朱靖江.视觉人类学论坛.第一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 [3] 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4] 威廉·A·哈维兰,等.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 [5] 王辉.纪录片--想法与做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
- [6]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译林出版社,2008.
- [7]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8] 周莹.人类学视阈下的纪录片文化意义探究[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9(03).
- [9] 梁君健.论罗伯特·加德纳的电影创作[J].民族艺术,2019(02).
- [10] 张芳瑜.人类学纪录片感觉经验的声音书写[J].电影文学,2019(16).
- [11] 张明.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的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2.
- [12] 顾诗宜.佉族人类学纪录片文献价值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8.